

# 一战成名野狐岭，千种惊险百里景

广义上的野狐岭，指张家口市区以北方圆几百公里山地，草原天路就建在野狐岭上。狭义上的野狐岭今指狼窝沟，在海张高速公路与草原天路的交会处。古代的野狐岭在狼窝沟以西13公里的土边坝。

1211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军在此击败金军，开启亚欧大陆上空前霸业，野狐岭一战成名。

这一带是蒙古高原南缘，苍茫高原至此以陡坎直壁结束，形成明显落差。北看茫茫大漠，南望重山叠嶂。这在今天看来是满眼风光，然而漫漫历史中，这风光曾包含未知、艰难、危险、残酷、死亡……

本报记者王文华

野狐岭曾是惊心动魄所在，如今成赏心悦目去处。

北京以北的观景大道——草原天路建在野狐岭上，这是广义上的野狐岭，指张家口市区以北方圆几百公里山地。狭义上的野狐岭今指狼窝沟，也称黑风口，在海张高速公路与草原天路的交会处，这里的路牌上写着野狐岭，有野狐岭要塞旅游区和野狐岭隧道。草原天路以此为界分为东西两段，海张高速（海拉尔至张家口）由此北上进入蒙古高原，南下到张家口通向华北平原。

野狐岭一战成名，1211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军在此击败金军，开启亚欧大陆上空前霸业。不少介绍称蒙金大战的野狐岭在狼窝沟，这不准确，大战发生在狼窝沟以西13公里的土边坝，那里是古代的野狐岭。狼窝沟一带旧称神威台坝，成为南北通道并被称为野狐岭是20世纪的事。狼窝沟再往东8公里有汉诺尔坝，是清代张库（张家口至库伦）大道经行地。

野狐岭一带是蒙古高原南缘，苍茫高原至此以陡坎直壁结束，形成明显落差。北看茫茫大漠，南望重山叠嶂。这在今天看来是满眼风光，然而漫漫历史中，这风光曾包含未知、艰难、危险、残酷、死亡……

20多年前第一次上野狐岭，车行盘山路，犹能忆其险峻。今走高速，野狐岭隧道一晃而过，岭上岭下，景象万千。

## 横亘一脊缭绝境

能在野狐岭便捷地赏景是今人福祉，这来之不易。

元代文人郝经《北岭行》开头写道：“中原南北限两岭，野狐高出大庾顶。举头冠日尾插云，横亘一脊缭绝境。”

大庾指五岭之一的大庾岭，古人把五岭视

为中原的南部边缘，郝经在此把野狐岭称为中原的北部边缘。这里海拔在1500米左右，从北到南十公里左右，地势陡然下降400到600米，北行如一道顶天立地的巨墙横在眼前。“缭”指用线斜着缝，小路如线般在绝境中盘绕而行。

顾祖禹《读史方舆志略》中说，野狐岭“势极高峻，风力猛烈，雁飞遇风辄堕”。或说因多野狐而得名，当地有狐狸出没，但它旧称扼虎岭，应是由之转来。清代以来常被称为坝，有坝上、坝下之分。有人以为坝是指其如水坝般高大，这是误解。乾隆时直隶总督孙嘉淦奏称，张家口外的山绵亘千里，名叫大坝。大坝源自蒙语，指岭，音“达巴汉”。晚清要人宝鋆《过大坝之布尔噶苏台》云：“大巴汉岭高入云，我令跃马入云里。”“大巴汉”与“大坝”分用于诗名和诗中，表达同一个意思，后逐渐传为坝。

通行野狐岭的道路是连接华北与蒙古高原的重要通道，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在《北平历史地理》中说：“南口位于北京湾的西北角，沿着这条通往西北方向的古道，可以到达张家口以北的山地的最北端，也就是蒙古高原的边缘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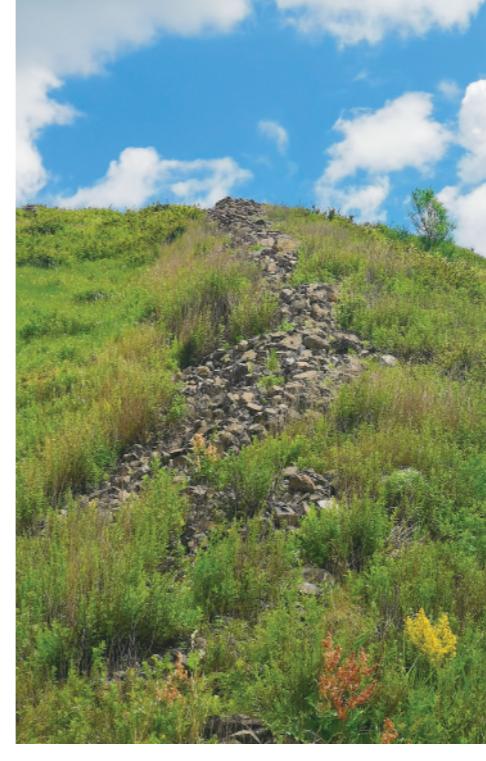
这条道路出现远早于野狐岭有岭或坝称呼之前，考古追溯到石器时代。据《张家口地区公路志》记述：“通过出土文物史料分布、发展顺序及其内涵之间的交融关系，说明‘北京人’及张家口坝上，坝下早已有人沿着桑干河、洋河河谷和坝上草原的人行山路，往来于今山西境和内蒙古草原。”

野狐岭有文字可查的历史起自战国时期，《战国策》记载，赵襄子占据代国后，在北部边界建造无穷之门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中将无穷之门标在张北南部，即野狐岭上，这也是诸多研究者的共识。当地文史工作者调查认为，无穷之门具体位置在今张北县春垦村南一公里处，即土边坝一带。

春垦村距草原天路不远，村头立着草原天路的标牌，但没有无穷之门的介绍。张北新建了无穷之门，在县城边上。门有多重，似表达无穷之意，其实无穷之门不是说门复杂，而是说它



▲河北省坝上地区沽源县草原天路沿线风光。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



▲野狐岭上古长城遗迹。本报记者王文华摄

通向未知。在当时人的认知中，面前的大漠是无穷的。

享有进化成果的今人，很难想象古人爬上野狐岭面对大漠的茫然，也不易感知古人经行野狐岭的恐惧。

《北岭行》接着写道：“五台南望如培楼，下视九州在深井。上有太古老死冰，沙埋土食光炯炯。盈磴滑硬草无根，枯石摩天墮生矿。南人上来不敢前，扑面欲倒风色猛。”郝经是太行山区的山西陵川人，曾遍访名山，《郝文忠公陵川文集》中写山的不少，但少有写得像野狐岭这样回肠荡气。

清末诗人延清曾奉命出使喀尔喀蒙古，两次经行野狐岭，去时作诗云：“坡陀碍道石头粗，野水潆洄野径纡。”返程又作一首：“老人履险若攀枝，山路崎岖倍昔时。我纵不盲骑瞎马，夜深胆落是临池。”自注说，去时野狐岭天还亮没亮，没看清路的危险，回来经过时太阳没落山，道路下临深渊，低头一看心惊胆战，异常危险，不敢坐车，叫年轻力壮的仆人架着前行。书画家徐琪批注说，读到这他也很害怕。

延清那趟来回两个多月，路上还捡了一大袋五光十色的石头，送给徐琪几十枚。徐琪作诗云：“我疑太古堕积震，历久不化生肌肤……否则战场旧喋血，沉沙折戟相模糊。”怀疑多彩的石头与战争流血沉积有关，延清和诗认同“又疑蕃汉古战地，埋碧血花疑模糊”。

作为中原与蒙古高原的边界，野狐岭在古代的危险，并不只是地形上的，还有来自中原王朝与草原势力的对峙与冲突。

“游牧经济的迫切需要决定了他们与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，这种关系由胆怯的仿效和嗜血性的袭击交替出现所形成。”（《草原帝国》）赵武灵王多次率军通过无穷之门与东胡作战，还在此修建长城。在野狐岭建造长城抵御北来威胁，是多个中原政权的选择，当地文史工作者已在岭上发现赵、燕、秦、汉、北魏、明等时期的长城。

在草原天路行走，长城遗址路边就有。有的几代长城并行，虽只余碎石残垣，但绵延痕迹仍很清晰。当地人曾寻得不少战争遗物，早的有战国时的青铜矛尖、红陶弹丸等。

野狐岭要塞旅游区里，有张北军事文化体验馆，介绍远去的烽火往事。

## 雪满弓刀霜满颈

张北军事文化体验馆展示张北历史上重大军事事件，从公元前赵国与东胡的战争到1981年“802”军事演习，多与野狐岭有关，展出重点是蒙金大战。

长城自古烽烟滚滚，但在长城区域发生的战役，从戏剧性、残酷性、重要性看，少有能与野狐岭蒙金大战并称的。

此战是以弱胜强的典范，其中还包含欺凌、隐忍、复仇等因素。当时金统治中原也称霸草原，曾将不顺服的蒙古首领俺答汗钉死在木驴上，死前俺答汗要求后继者复仇，但慑于金的强大，铁木真开始也不得不表示臣服。金庸《射雕英雄传》写金使到大漠对铁木真颐指气使，是有依据的。

铁木真统一蒙古后称成吉思汗，1208年，46岁的成吉思汗拒绝再向金使跪拜。其时金国人口四千多万，拥兵百万，蒙古人口不过一百多万，兵力十万左右。据《蒙古秘史》中记录，金人对蒙古人说：“我国如大海，你们像一捧沙。”

伐金前，成吉思汗在山上祈祷了三天，跪在“长生天”前，向神的守护者详细述说金人对几代部众的凌辱欺压。蒙古人聚集一起，忍饥挨饿等待祈祷的结果，不分昼夜地叨念古老的祈祷语“呼累、呼累、呼累”。（《蒙古秘史》）

成吉思汗的决心下得不容易，但他最终让这一“捧沙”埋葬了“大海”。奇迹从野狐岭开始，1211年8月，10万大军对阵40多万人，岭北蒙古儿嘴展开激战，成吉思汗命木华黎为前锋，“率敢死士，策马横戈，大呼陷阵”（《元史》），自己领大军跟进，大破金军，从岭上追杀

到岭下旷野，“杀了许多人，整个原野都充满了血腥气”（《史集》）。

1221年，丘处机一行来到野狐岭，蔽野塞川的白骨触目惊心，他们发愿回来时设道场追荐亡魂。丘处机跋涉万里在中亚见到成吉思汗，以天道好生恶杀，劝其“止杀”。返程在德兴（今张家口涿鹿）龙阳观为野狐岭亡魂作了三天法事。

40年后，郝经《北岭行》还写道：“坡陀白骨与山齐，惨淡万里沙气冷。岭北乾坤士马雄，雪满弓刀霜满颈。”

野狐岭大战后，金一蹶不振，蒙古骑兵纵横天下。这一战是蒙兴金衰的转折点，也是蒙古军队走出草原的第一战，此战胜利，意味着这个新兴的、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崛起，“训练有素而又组织严密的蒙古军队就要冲出高原故乡，侵占从印度河流域到多瑙河流域，从太平洋到地中海东岸的所有一切。”（《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》）

野狐岭上，成吉思汗迈出征服欧亚大陆关键的第一步。

而今，狼窝沟“承继”了野狐岭的“遗产”。而在真正的古战场——土边坝，很难找到那场改变世界之战的痕迹。

大战焦点在獾儿嘴，当地文史专家胡明在《獾儿嘴考》中写道，春垦村南土边坝口有一道山梁，向北延伸十公里到大圪垯村突然终止，北端形成一座独立的山丘，因这条山梁獾子多，得名獾子山，山南名为獾子窝，北端称为獾儿嘴。

胡明介绍说，獾儿嘴是守御野狐岭的重要关口，清政府曾在此口设前后两座大营屯兵镇守，形成今天的前大营滩村和后大营滩村，后来在前大营滩村修了一道大坝，使平坦的獾儿嘴古战场变成水库库区。据1994年版《张北县志》记载，大营滩水库建成于1972年，坝高15米。

如今前、后大营滩村和大圪垯村都开办旅游服务，主要依托大营滩水库，旅游宣传材料称：“水库占地千亩，沃野环抱，水岸拥翠叠绿，水清草美，夏季可避暑垂钓，冬季又能滑雪滑冰。”后大营滩村2019年进行“空心村”治理改造，建起283套二层民居，不少人家开办了民宿。走访看到，三个村旅游招牌上有元中都、张库大道、草原天路等元素，没看到涉及蒙金大战的。

大圪垯山上有20世纪修建的军事工事，钢筋水泥的架构不少已没入土中，仍露出残破的“头”，仿佛顽强地支撑着獾儿嘴的烽火记忆。

野狐岭最近的战争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，狼窝沟有苏蒙联军烈士纪念塔，1945年8月苏蒙联军在此击败日军。

野狐岭最近一次重大军事事件在1981年，规模空前的“802”军事演习，主战场就在土边坝到獾儿嘴，观礼台在土边坝。野狐岭要塞旅游区里有“802”演习纪念馆，以照片、录像、沙盘、实物等详细讲述那次演习的情况。

在要塞旅游区可参观20世纪建设的地地道和地表军事工事，山坡上摆放着供展览用的火炮、坦克等装备。

站在要塞之中，能俯视通行野狐岭的道路。

## 征裘无暖北风遥

通行野狐岭的道路起自石器时代，绝大多数的经行无从查考，一些人写了诗文，留下当时情况的片光零羽。

张北县在金代称抚州，金末重臣赵秉文有《抚州》诗云：“燕赐城边春草生，野狐岭外断人行。沙平草远望不尽，日暮惟有牛羊声。”燕赐城即今张北县城前身，当年野狐岭上人烟稀少，牛羊成群。

赵秉文到抚州在蒙金野狐岭大战之前，战后，丘处机在野狐岭看到累累白骨，也感受

路线，人们经行大坝的记忆多是关于汉诺尔坝的。

1895年，清光绪皇帝珍妃的堂兄志锐被贬西北，经汉诺尔坝时写道，大坝很高，到这里有去国离乡之感，回望张家口外诸山，俯视罗列如儿孙一样，气候寒冷，农历五月仍要穿棉衣。

## 万山磅礴锁烟罗

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”而今，人们在草原天路上南望的满眼风光，丘处机、朱棣、志锐他们也曾领略。

只不过，前人看到这风光要历经风险，今人轻松多了。

昔日野狐岭风光与风险并存，有位外国人作过生动记述。

1892年，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从彼得堡去北京，12月5日经汉诺尔坝下坝，在日记中写下风光之美：“10点20分，我们终于登上山脊顶部，纵目远眺，景色奇佳。在我们面前是几千座形状各异、色彩斑斓的山峰，而在这千山万壑的迷阵之中又有一种壮丽的和谐，使人陶醉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，浑然忘却一切俗念和人世对自然的影响。”

之后笔锋一转介绍道路风险，“但是我们一把目光收回身边，就陷入了惶恐之中。从山口下去的坡路令人胆战心惊。”首先是道路非常陡峭，5公里多的路高度下降350米以上；其次巨石耸立，“可怜的牲口要拉着满载的大车在这些大石块之间走过去……看到骡子蹬直的腿和发抖的大腿肌肉，就可以想象到这条路的难走了”；另外还有土匪出没。

波兹德涅耶夫说，虽然崎岖难行，“这条道路（张库大道）却是中国和俄国之间的一条贸易大道。”张库大道承续明代茶马互市，贸易种类、范围更为广泛，涉及长江以南到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广大地区。

因贸易需求旺盛，汽车发明之后，张库大道被改造成张库公路，是河北省第一条公路。

修建公路的难点在于上坝。1916年，大成公司首次用汽车勘察，经汉诺尔坝时靠牲畜拉着汽车上坝。1918年，民国政府组织勘察，经过比较分析后，确定经行神威台坝，并开凿出长7.5公里的上坝路。由此，经行大坝的公路改走神威台坝，这个地点开始被称为野狐岭，在这之前，神威台坝即狼窝沟或黑风口一带，没有上下坝的道路。

由此，以后人们关于野狐岭的印象，大都来自狼窝沟。

1958年6月5日，全国文联走访张北，文联主席郭沫若以诗纪行，其中写返程下坝：“万山磅礴锁烟罗，天上云峰涌异波。如此画图谁画得，山途转折下狼窝。”狼窝即狼窝沟。

张库公路张家口段后称张宝（张家口到宝昌）公路，据《张家口地区公路志》记载，到20世纪80年代初，上坝路段仍是泥结碎石路面，不足三级公路标准，坡陡弯急，常发生交通事故。1983年到1987年进行了改线和铺装沥青路面，问题得到缓解。

20世纪90年代经过时，依然要盘旋而行，能充分体验山势的陡峭。记得有年初春在坝上遇到风雪，天寒地冻，因事需南返，未听当地朋友劝阻，下坝时的提心吊胆至今记忆犹新，入居庸关，却是春风和煦，杨柳青青。

现在张宝公路是207国道的一部分，但有段时间没走了。

2004年，张家口到张北段的高速公路开始建设，工程难点在野狐岭。

当时的建设者曾发文称：“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10万蒙古精兵全歼40万金兵的地方，以一出‘猛虎穿山’的壮举鏖战张（张家口）石（石家庄）高速公路一期重点控制性咽喉工程——野狐岭隧道。”

据介绍，这一标段集双联拱隧道、路基、桥梁、涵洞、通道等构造物于一身，全线中膨胀土、湿陷性黄土、滑坡等不良地质地段全部云集于此，结构复杂，地质灾害频繁，标段首尾相对海拔高差600多米，施工难度非常大。野狐岭上的风吹过郝经和金幼孜，也吹过高速公路上的建设者们。有位建设者写道：“它发出的声音，像饥饿的狼在嗥叫，四面八方，无处不在；像暴风雨之夜冷酷无情的海浪，一下一下震动你的耳鼓，考验你的神经。那些站在工地上，身穿羊皮大衣戴棉皮帽脚蹬毛大头鞋的人们，在汹涌的风中飘摇成一片树叶。”

感谢这些“树叶”们，他们的努力消解了经行野狐岭的风险，使后来者能避开曾打在朱棣脸上的风沙，远离曾让波兹德涅耶夫惶恐的险道，安享“万山磅礴锁烟罗”的风光。

2006年张北到张家口的高速公路竣工通车，当时属张家口至石家庄的张石高速。2012年草原天路建成，在狼窝沟与张石高速相交，2019年张北到张家口段高速改归海拉尔至张家口的海张高速。

在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中，广义和狭义的野狐岭都已成为便于到达的旅游景区。